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四

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太尉戲宮館客

詩曰

黄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此語祇傷身後事、豈知現報在生前。

且說世間富貴人家、沒一个不蓄姬妾、自道是左擁燕姬、右擁趙女、嬌艷盈前、歌舞成隊、乃人生得意之事、豈知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人精力要周旋幾个女子、便已不得相當、況富貴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取的姬妾、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枕席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勾滿得他們的意、盡得他們的興、所以

總頂議論容醒人耳熟玩之

滿閨中不是怨氣便是罵聲總有家法極嚴的鐵壁銅墻、提鈴喝號、防得一个水洩不通、也只禁得他們的身禁不得他們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場把戲、那有情趣到你身上來、只把做一个厭物看承而巳似此有何好處費了錢財用了心機買得這些人的惱嫌試看紅拂離了越公之宅、紅綃逃了勲臣之家、此等之事、不一而足、可見生前巳如此了、何況一朝身死樹倒猢猻散殘花嫩蕊盡多零落于他人之手要那做得關盼盼的于中没有一人這又是身後之事、管不得許多、不足慨嘆了、爭奈富貴之人只

願眼前以爲極樂小子在旁看的正替你擔着愁布袋裡宋朝有个京師士人出游歸來天色將晩經過一个人家後苑墻缺處若不甚高看來像个跳得進的此時士人帶着酒興一躍而過只見裡面是一所大花園子好不空濶四圍一望花木叢茂路徑交雜想來煞有好看一團高興隨着石砌階路轉灣抹角漸走漸深悄不見一个人只管蹤的進去看之不足天色有些黑下來了思量走回一時忘了來路正在追憶尋索忽地望見紅紗燈籠遠遠而來想道必有貴家人到心下慌忙一發尋不出原路來了恐怕撞

又有早行人

何等怕人跟脚

見不便思量躲過看見道左有一小亭亭前太湖石畔有疊成的一个石洞洞口有一片小藤遮着想道躲在這裏頭去外面人不見儘可遮掩過了豈不甚妙忙將這片小藤揭將開來正要藏身進去猛可裏一个人在洞裏鑽將出來那一驚可也不小士人看那人時是一个美貌少年不知為何先伏在這裏頭忽見士人揭開來只道拿他跟脚的也自老大喫驚急忙奔竄不知去向了士人道慚愧且讓我躲一躲着於是吞聲忍氣蹲伏在内只道必無人見豈知事不可料冤家路窄那一盞紅紗燈籠偏生生地向那

[illegible]老成

亭子上來士人洞中是暗處䁖出去看那燈亮處較明乃是十來个少年婦人靚妝麗服一个个妖冶舉止風騷動人士人正看得動火不匡那一夥人一窩蜂的多搶到石洞口衆手齊來揭簾看見士人面貌生疎俱各失驚道怎的不是那一个了面面廝覷沒做理會一个年紀略老成些的婦人犇將紗燈在手提過來把士人仔細一照道就這个也好隨將纖手挽着士人的手一把挽將出來士人不敢聲問料道沒甚麼歹處軟軟隨他仝走引到洞房曲室只見酒肴並列衆美爭先六博爭雄交杯換盞以至摟肩交

頸揾臉接唇無所不至幾杯酒下肚一个个多興熱如火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推士人在床上了齊擠入帳中脫褲的脫褲抱腰的抱腰不知怎的一个輪法排頭弄將過來士人精洩就有替他品咂的摸弄的不繇他不再舉幸喜得士人定從生還放得兩枝連珠箭却也無休無歇隨你鐵鑄的也怎有那樣本事厮炒得不耐煩直到五鼓方才一个个逐漸散去士人早已弄得骨軟筋麻肢體無力行走不動了那一个老成些的婦人將一个大担箱放士人在内叫了兩三个丫鬟扛擡了到了墻外把担箱傾了士人

出來急把門閉上了自進去了此時天色將明士人恐怕有人看見惹出是非來沒奈何強打精神一步一步挨了回來不敢與人說知過了幾日身體健旺纔到舊所旁邊打聽缺墻內是何處聽得人說是蔡太師家的花園士人伸了舌頭出來一時縮不進去驚了一把汗再不敢打從那裡走過了看官你想當時蔡京太師何等威勢何等法令行此一班見姬妾不知老頭子在那裡昏寐中眼睛背後任憑他們這等胡弄約下了一个驚去了又換了一个恣行淫樂如同無人太師那裡拘得來也只爲多畜姬妾

所以有只等醜事，同時稱高童楊蔡四大奸臣，與蔡太師差不多權勢的楊戩太尉，也有這樣一件事，後來敢露妝出許多笑柄來，看官不厭聽小子試道其詳

滿前嬌麗恣淫荒　雨露誰曾得飽嘗
自有陽臺成樂地　行雲何必定襄王

話說宋時楊戩太尉，恃權怙寵，靡所不為，聲色之奉姬妾之多，一時自蔡太師而下，罕有其比，一日太尉要到鄭州上塚，攜帶了家小同行，是上前的幾位夫人，與各房隨使的養娘侍婢，多跟的西去，餘外有年

紀遲時了些的，與年幼未諳承奉的，又身子嬌怯，怕歷風霜的，月信方行，轎馬不便的，剩下不去，合着養娘侍婢們，也還共有五六十人，留在宅中。太尉心性猜忌，防閑緊嚴，中門以外，直至大門，盡皆鎖閉，添上條筆封條，不通出入，惟有中門內前廊壁間挖一孔，裝上轉輪盤，在外邊傳將食物進去，一个年老院奴坐在門外監守，晚間督人巡更，鳴鑼敲梆，通夕不歇，外邊人不敢正眼覷視他內宅中。留下不去的，有幾位，[illegible]選出色，乃太尉寵幸有名的姬妾，一个叫得瑶月夫人，一个叫得築玉夫人，一个叫得宜笑姐，一

个叫得餐花姨姨，同着一班兒侍女，閙在裡面，日長夜永，無事得做，無非是抹骨牌，鬬百草，戲鞦韆，蹴氣毬，消遣過日。然意味有限，那裡當得甚麼興趣。況日間將就扯拽過了，晚間寂寞，何以支吾。這个築玉夫人原是長安玉工之妻，資性聰明，儀容美艷，私下也通些門路。京師傳有盛名，楊太尉偶得瞥見，用勢奪來，十分寵愛，立為第七位夫人，呼名築玉、[illegible][illegible]嬌致，（可留不惹禍）如玉琢成一般的人，也就帶着本來之意。他在女伴中伶俐異常，妖淫無賴，太尉在家之時，尚兀自思量，背地裡[illegible]將个把少年進來取樂，今見太尉不在、

鎮日空閒、清清的閉着、怎叫他不要想起來、太尉有一个館客、姓任、表字君用、原是个讀書不就的少年子弟、寫得一筆好字、也代做得些書啟簡札之類、模樣俊秀、年紀未上三十歲、擄角之時、多曾與太尉後庭取樂過來、極善恢諧帮襯、又加心性馴貼、所以太尉喜歡他、留在館中作陪客、太尉鄭州去、因是途中姬妾過多、轎馬上下之處、恐有不便、故留在家間外舍不去、任生有个相好朋友、叫做方務德、是從幼同窗、平時但是府中得暇、便去尋他閒話飲酒、此時太尉不在家、任生一發身畔無事、日裡只去拉他各處

行走晚間或同宿娼家或獨歸書館不在話下且說箓玉夫人晚間寂守不過有个最知心的侍婢叫做如霞與來床上做一頭睡着與他說些淫欲之事消遣悶懷說得高興取出行淫的假具教他縛在腰間權當男子行事如霞依言而做夫人也自哼哼賽賽將腰往上亂聳亂顛如霞弄得興頭上問夫人道可比得男子滋味麼夫人道只好畧取解饞成得甚麼正經若是真男子滋味豈止於此如霞道真男子如此直錢可惜府中到閒着一个在外舍夫人道不是任我用麼如霞道正是夫人道這是太尉相公最親

愛的客人、且是好个人物我們在裡頭窺見他常自火動的、如霞道這个人若設法得他進來豈不妙哉、夫人道果然此人間着只是墻垣高峻豈能飛入、如霞道只好說要自然進來不得夫人道待我心生一計、定要取他進來如霞道後花園牆下便是外舍書房、我們明日早起到後花園相相地頭夫人怎生設下好計弄進來大家受用一番夫人笑道我未曾到手、你便思想分用了、如霞道夫人不要獨喫自家、我們也大家有興、好做幫手、夫人咲道是是、一夜無話、到得天明、梳洗已畢、夫人與如霞開了後花園門去

摘花戴就便去相地頭行至鞦韆架邊只見栽素高懸夫人看了笑一笑道此件便有用他處了又見倚樹梯子倚在太湖石畔夫人叫如霞道你看你看有此二物豈怕內外隔墻如霞道討將安出夫人道且到那對外廂的墻邊再看个明白方有道理如霞領着夫人到兩株梧桐樹邊指着道此外正是外舍書房任君用只今獨居在內了夫人仔細相了一相又想了一想道今晚端的只在此處取他進來一會不爲難也如霞道却怎麽夫人道我與你悄地把梯子拿將來倚在梧桐樹旁你走上梯子再在枝幹上蹬

上去兩層即可以招呼得外廂聽見了如霞道這邊上去不難要外廂聽見也不打緊如何得他上來夫人道我將幾片木板用鍬韆索縛住兩頭隔一尺多縛一片板收將起來只是一細撒將直來便似梯子一般如與外邊約得停當了便從梯子走到梧桐枝上去把索頭扎緊在丫叉老幹生了根然後將板索多抛向牆外挂下去分明是張軟梯隨你再多幾个也次第上得來何況一人乎如霞道妙哉妙哉事不宜遲且如法做起來試試看笑嘻嘻且向房中取出十來塊小木板遞與夫人夫人叫解將鍬韆索來親

墻外行人、墻內佳人、笑過[illegible]墻、只、

自紮縛得堅牢了，對如霞道，你且將梯兒倚好，走上梯去，望外邊一望，看可通得個消息出去，倘遇不見人，就把這法兒先墜你下去，約他一約也好。如霞依言，將梯兒靠穩，身子小巧利便，一縠碌溜上枝頭，望外邊書舍一看，也是合當有事，恰恰任君用同方務德外邊游耍過了夜，方纔轉來，正要進房，墻裡如霞笑指道，兀的不是任先生。任君用聽得墻頭上笑聲，擡頭一看，却見是個雙鬟女子，指著他說話，認得是宅中如霞，他本是少年的人，如何禁架得定，便問道姐姐說小生甚麼，如霞是有心招風攬火的，答道，先

生這早在外邊回來莫非昨晚在那處行走麼任君用道小生獨處難捱怪不得要在外邊走走如霞道你看我墻內那个不是獨處的你何不到裡面走走便大家不獨了任君用道我不生得雙翅飛不進來如霞道你果要進來我有法兒不消飛得任君用向墻上唱一个肥喏道多謝姐姐速教妙方如霞道待禀過了夫人晚上伺候消息說罷了溜下樹來任君用聽得明白不勝僥倖道不知是那一位夫人小生有此緣分却如何能進得去且到晚上看消息則个一面只望着日頭下去正是

無端三足烏、　團圓光皎灼、
安得后羿弓　射此一輪落

不說任君用巴天晚、且說築玉夫人在下避、看見如霞和牆外講話、一句句多聽得的、不待如霞回覆各自心照笑嘻嘻的且回房中、如霞道、今晚管不寂寞了、夫人道、萬一後生家膽怯、不敢進來、這樁事也是有的、如霞道、他方才恨不得立地飛了進來、聽得說有個妙法、他肥猪就啃不迭、豈有膽怯之理、只準備今宵取樂便了、築玉夫人暗暗歡喜、

牀上添鋪異錦、爐中滿爇名香、榛松細菓貯教盤

美酒佳茗頻放○久作阶中猿馬，今思郊外舊夢。
安排芳餌釣漁郎，百計圖他歡暢。　詞寄西江月

是日將晚，夫人與如霞同到園中，走到梯邊，如霞仍前從梯子溜在梧桐枝去，對着墻外，大聲咳嗽，外面任君用看見天黑下來，正在那里探頭探腦，伺候聲響，忽聞有人咳嗽，仰面瞧處，正是如霞在樹枝高頭站着，忙道，好姐姐，望穿我眼也，快用妙法，等我進來。如霞道，你在此等着，就來接你，急下梯來，對夫人道，那人等久哩，夫人道，快放他進來，如霞即取早間紮縛停當的索子，拇在腋下，望梯上便走，到樹枝上，牢

系西頭。如霞口中叫聲道着。把木板繩索。向墻外一只。那索子早已挂了下去。任君用外邊凝望處。見一件物事抛將出來。却是一條軟梯索子。喜得打跌。粗脚試踹。且是結得牢實。料道可登。踹着木板。雙手吊索。一步一步吊上墻來。如霞看見。急跑下來道。來了來了。夫人覺得有些害羞。走退一段路。在太湖石畔坐着等候。任君用跳過了墻。急從梯子跳下。一見如霞。向前雙手抱住道。姐姐恩人。快活殺小生也。如霞啐一聲道。好不識羞的。不要饞臉。且去前面見夫人。任君用道。是那一位夫人。如霞道。是第七位築玉夫

人任君用道可正是京師極有名標致的麼如霞道不是他還有那个任君用道小生怎敢就去見他如霞道是他想着你用見識教你進來的你怕怎地任君用道果然如此小生何以克當如霞道不要虛謙遜造化着你罷了切莫忘了我引見的任君用道小生以身相謝不敢有忘一頭說話已走到夫人面前如霞抛聲道任先生已請到了任君用滿臉堆下笑來深深拜揖道小生下界凡夫敢望與仙子相近今蒙夫人垂盼不知是那世裡積下的福夫人道妾處深閨常因太尉晏會竊見先生丰采渴慕已久今太

尉不在、門中空閒、特邀先生一敘、倘不弃嫌、妾之幸也、任君用道、夫人接樂、敢不執鞭隨鐙、只是他日太尉知道、罪犯非同小可、夫人道、太尉昏昏的、那裡有許多背後眼、況如此進來、無人知覺、先生不必疑慮、且到房中去來、夫人叫如霞在前引路、一隻手挽着任君用同行、任君用到此、魂靈已飛在天外、那裡還顧甚麼利害、隨着夫人、輕手輕腳、竟到房中、此時天已昏黑、各房寂靜、如霞悄悄擺出酒肴、兩人對酌、四目相視、兩情溫存、三杯酒下肚、欲心如火、偎偎抱抱共入鴛幃、兩人之樂不可名狀、

豪門中不可不知此等心事

俱好念下些行脈

本爲旅館孤栖客，今向蓬萊頂上遊，

偏是乍逢滋味別，分明織女會牽牛，

兩人雲雨盡歡，任君用道，久聞夫人美名，今日得同枕席，天高地厚之恩，無將可報，夫人道，妾身顛蕪風情，奈爲太尉拘禁，名雖翺歡，暮樂何曾有半點情趣，今日若非設法得先生進來，豈不辜負了好天良夜，自此當永圖偷聚，雖極樂而死，妾亦甘心矣，任君用道，夫人玉質冰肌，但得換皮彙肉，福分難消，何況親承雨露之恩，實遂于飛之願，拼然事敗，直得一死了，兩人笑談歡謔，不覺東方發白，如霞走到床前來催

起身道快活了一夜也勾了趂天色未明不出去了更待何時任君用慌忙披衣而起夫人不忍舍去執手留連叮嚀夜會而別分付如霞送出後園中元從來時方法在索上挂將下去到晚夕仍舊進來真个是

朝隱而出　暮隱而入
果然行不繇徑　早已非公至室

如此往來數晚連如霞也弄上了手滚得熱做一團築玉夫人心歡喜未免與同伴中笑語之間有些精神恍惚說話沒頭沒腦的露出些馬脚來同伴裡面

初時不覺、後來看出意態、頗生疑心、到晚上有有心的多方察聽、已見了些聲響、大家多是吹得怀兒的、已不得尋着些破綻、同在渾水裡攪攪、只是沒有找着來踪去跡、一日衆人偶然高興說起打鞦韆、一一哄的走到架邊、不見了索子、大家尋將起來、築玉夫人與如霞兩个多做不得聲、元來先前兩番任君用出去了、便把索子解下藏過、以防別人看見、以後多次、便有些托大了、曉得夜來要用、不耐煩去解他、任君用雖然出去了、索子還吊在樹枝上、挂向外邊、未及收拾、却被衆人尋見了、道兀的不是鞦韆索、如何

縛在這裡樹上拋向外邊去了宜笑姐年紀既小身子輕便見有梯在那里便溜在樹枝上去吊了索頭收將進來衆人看見一節一節縛着木板共驚道奇怪奇怪可不有人在此出入的麼築玉夫人通紅了臉半晌不敢開言瑞月夫人道眼見得是甚麼人在此道內了我們該傳與李院公查出等候太尉來家那知爲是口裏一頭說一頭把眼來瞅着築玉夫人築玉夫人只低了頭發花姨姨十分瞧科了笑道築玉夫人爲何不說一句莫不心下有事不如實對姐妹們說了通同作个商量到是美事如饅料是瞞不

行道者言
然否

[illegible]了對築玉夫人道此事若不道衆舒須大家敗壞便要獨做也做不成了大家和同些兒明白了罷衆人拍手道如霞姐說得有理不要瞞着我們了築玉夫人纔把住在此墻外做書房用計取他進來的事說了一遍瑤月夫人道好姐姐瞞了我們做這樣好事宜笑姐道而今不必說了既是通同知道我每合伴取些快樂罷了瑤月夫人故意道做的自做不做的自不做怎如此說餐花姨姨道就是不做姐妹情分只是幫襯些爲妙宜笑姐道姨姨說得是大家哄笑而散元來瑤月夫人內中與築玉夫人兩下最

說得來曉得築玉有此私事已自上心要分他的趣了礙着衆人在面前只得說假撇清的話比及衆人散了獨自走到築玉房中問道姐姐今夜來否築玉道不瞞妹妹說連日慣了的為甚麼不來瑶月笑道來時仍是姐姐獨樂麼築玉道姐姐纔說不做的自不做瑶月道纔方是大槩說話我便也要學做做兒戲築玉道姐姐果有此意小妹理當奉讓今夜頂他進來送到姐姐房中便了瑶月道我與他又不廝熟素昔有的怎好就叫他到我房中我只在姐姐處做个幫戶便使得築玉笑道這件事用不着人幫瑶月

道沒奈何我初次害羞只好頂着如姐的名嘗一嘗滋味不要說破是我等熟分了再處築玉道這等姐姐須權躲躲過待他到我床上脫衣之後吹息了燈掉了包就是瑤月道好姐姐彼此幫襯些个築玉道這个自然兩个商量已定到得晚來仍叫如霞到後花園把索兒收將出去叫了任君用進來築玉夫人打發他先睡好了將燈吹滅暗中搜出瑤月夫人來推他到床上去瑤月夫人先前兩个說話時已自春心蕩漾適才閃在燈後偷覷任君用進來暗處看明處較清見任君用俊俏風流態度着實動了眼裡火

俯見肺肝

趁着箓玉夫人來挑他心裡巴不得就到手況且黑暗之中不消顧忌也沒甚麽羞恥一縠碌鑽進床去床上任君用只道是箓玉夫人輕車熟路也不等開口翻過身就弄起來瑶月夫人慾心已熾猛力承受弄到間深之處任君用覺得肌膚湊理與那做作態度畧是有些異樣又且不見則聲未免有些疑惑低低叫道親親的夫人為甚麽今夜不開了口瑶月夫人不好答應任君用越加盤問瑶月轉閉口息聲氣也不敢出急得任君用連叫奇怪按住身子不動箓玉在床沿邊站着聽這一會聽見這些光景不覺失

笑輕輕揭帳將任君用狠打一下道天殺的便宜了
你只管絮叨甚麼今夜換了个勝我十倍的瑤月夫
人你還不知哩任君用纔曉得果然不是便道不知
又是那一位夫人見憐小生不曾叩見輒敢放肆了
瑤月夫人方纔發道又謅謅甚麼曉得便罷任君用
聽了[illegible]癢[illegible]不蘇不興動越加鼓煽起來瑤月夫
人[illegible]卻心如姐肯讓我這一會快活死也陰
精平洩四肢懈散築玉夫人聽得當不住與發也脫
下衣服跳上床來任君用且喜旗鎗未倒瑤月已自
風流與過連忙幫襯放下身來推他到築玉夫人那

邊去、任君用換了對去、另復交鋒起來、正是

倚翠偎紅情最奇、、、、、、巫山顛倒雨雲迷、
風流一似偷香蝶、、、、、、纔過東來又向西、

不說三人一床高興、且說宜笑姐簪花姨姨目裡見說其事、明知夜間任君用必然進內、要去約瑤月太人同守、若他大家取樂、且自各去吃了夜飯、然後走到瑤月夫人房中、早已不見夫人、心下疑猜、急到築玉夫人處探聽、房外遇見如霞、問道瑤月夫人在你處否、如霞笑道老早在我這里、今在我夫人牀上睡哩、房人道同睡了、那人來時却有些不便、如霞道有

見識

甚不便且是便得忒煞三人做一頭了兩人道那人已進來了麽如霞道進來進來此時進進出出得不耐煩宜笑姐道日裡他見我說了合伴取樂老大撇淸今反是他先來下手殘花姨姨道偏是說喬話的最要緊宜笑姐道我兩个火進去也不好推拒得我每殘花姨姨道不要不要而今他兩个弄一个必定消乏那里還有甚麽本事輪到得我每附着宜笑姐的耳朶說道不如耐過了今夜明日我每先下些功夫弄到了房裡不怕他不讓我每受用宜笑姐道說得有理兩下各自歸房去了一夜無詞次日早放了

有見識

任君用出去如霞到夫人床前說昨晚宜笑餐花兩人來尋瑤月夫人的說話瑤月聽得忙問道他們曉得我在這里麼如霞道怎不曉得瑤月驚道怎麼好須被他們耻笑築玉道何妨索性連這兩个丫頭也弄在裡頭了省得彼此顧忌那時小任也不必早去夜來只消留在這裡大家輪流一發無些阻礙有何不可瑤月道是到極是只是今日難見他們築玉道姐姐今日只如常時不必提起甚麼等他們不問便罷若問時我便乘機兜他在裡面做事便了瑤月放下心腸因是夜來困倦直睡到晌午起來心裡暗暗

得意樂事只隄防宜笑鬢花兩人要來，餘者是了甚些沒意思，豈知二人已自有了主意，並不說破一字兩个夫人各像沒些事故一般，恬然相安也不提起，到了晚來，宜笑妲與鬢花姨商量竟往後花園中迴候那人，兩人走到那裡躲在僻處瞧那樹邊，只見任君用已在墻頭上過來，從梯子下地，整一整巾幘，抖一抖衣裳，正舉步要望裏而走去，宜笑妲搶出來喝道，是何閑漢越墻進來做甚麼，鬢花姨也走出來一把扭住道，有賊有賊，任君用喫了一驚，慌得顫抖抖道，是是是裏頭兩位夫人約我進來的，姐姐休高聲

宜笑姐道你可是任先生麽任君用道小生正是任君用並無假冒餐花姨道你偷奸了兩位夫人罪名不小你要官休私休任君用道是夫人們教我進來的非干小生大膽却是官休不得情願私休宜笑姐道官休時拿你交付李院公等太尉回來稟知處分叫你了不得既情願私休今晚不許你到兩位夫人處去只隨我兩个悄悄到裡邊憑我們處置任君用笑道這裡頭料没有苦楚勾當只隨兩位姐姐去罷了當下三人捏手捏脚一直領到宜笑姐自己房中連餐花姨也留做了一床翻雲覆雨倒鳳顛鸞自不

話說這邊葉玉瑤月兩位夫人等到黃昏時候、不見任生到來、叫如霞拿燈去後花園中隔牆支會一聲到得那裡、將燈照着樹邊、只見鞦韆索子挂向牆裡邊來了、元來任君用但是進來了、便把索子收向牆內、恐防挂在外面有人瞧見、又可以隨着尾他蹤跡、故收了進來、以此爲常、如霞看見、曉得任生已自進來了、忙來回覆道、任先生進來過了、不到夫人處、想在那里、葉玉夫人想了一想、笑道、這等有人剪着綹去也、瑤月夫人道、料想只在這兩个丫頭處、即着如霞去看、如霞先到翠花房中、見房門閉着、內中寂然、

踱到宜笑房前，聽得房內笑聲哈哈，床上軋軋震動不住。明知是任生在床做事。如霞好不口饞，急跑來對兩个夫人道：「果然在他那里，正弄得興哩。我們快去炒他。」採月夫人道：「不可不可。昨夜他們也不捉破我們，今若去炒，便是我們不是，須要傷了和氣。」築玉道：「我正要弄他兩个在裏頭，不匡他先自留心，已做下了，正合我的機謀。今夜且不可炒他，我與他一个見識，絕了明日的出路，取笑他慌張一回，不怕不打做一團。」採月道：「卻是如何？」築玉道：「只消叫如霞去把那鍬鑊索解將下來藏過了，且看明日出去不得

看他們怎地瞞得我們如霞道有理有理是我們做下這些機關弄得人進來怎麼不通知我們一聲竟自邀截了去不通不通手提了燈一性子跑到後花園溜上樹去把索子解了下來做八稍抱到房中來道解來了解來了築月夫人道藏下了到明日再處我們睡休兩个夫人各自歸房中寂寂寞寞睡了正是

一様玉壺傳漏出　南宮夜短非宮長

那邊宜笑餐花兩人摟了任君用不知怎生狂蕩了一夜約了晚間再會清早打發他起身出去任君用

前走宜笑餐花兩人遮着頭尾在後邊悄悄送他同到後花園中任生照常登梯上樹早不見了索子軟梯出墻外去不得依舊走了下來道不知那个解去了索子必是兩位夫人見我不到知了些風聲些見怪故意難我而今怎生別尋根索子弄出去罷宜笑姐道那裡有這樣粗索吊得人起縋得下去的任君用道不如等我索性去見見兩位夫人告个罪大家商量餐花姨姨道只是我們不好意思些三人正躊躇間忽見兩位夫人同了如霞趕到園中來拍手笑道你們瞞了我們幹得好事怎不教飛了出去宜笑

姐道先有人幹過了我們學樣的餐花道且不要鬪口原說道大家幫襯只爲兩位夫人撇了我們自家做事故此我們也打一場偏手而今不必說了且將索子出來放了他出去第五夫人大笑道請問還要放出去做甚麽既是你知我見大家有分了便終日在此那得着那個落得我們成羣合夥喧閙過日一齊笑道姊姊夫人之言有理第五便挽了任生同衆美步回內庭中來從此任生晝夜不出朝歡暮樂不是與夫人每並肩叠股便與姨姐們作對成雙淫慾無休身体勞憊思量要歇息一會兒怎雖得你自在

没奈何求放出去兩日又没个人肯各人只將出私錢買下肥甘物件進去調養他處恐李院奴有言各湊重賞買他口浄真是無拘無忌受用過火了所謂

志不可滿　樂不可極

福過災生　終有敗日

任生在裏頭快活了一月有餘忽然一日外邊傳報進來說太尉剛來了眾人多在睡夢昏迷之中還未十分准信不知太尉立時就到府門院門豁然大開眾人慌了手脚連忙着兩个送任生出後花園叫他越墻出去任生上得墻頭墻下人忙把梯子掇過口

樓上道、快下去快下去、不覆死活、沒頭的奔了轉來、那時多着了忙、那曾仔細竟不想不曾繫得鍬𨍭索子、却是下去不得、這邊沒了梯子、又下來不得、想道有人撞見、煞是利害、欲待奮身跳出、爭奈淘虛的身子、手脚酸軟、膽氣虛怯、掙着便簌簌的抖、只得騎着墻簷脊上坐着、好似

羝羊觸藩、　　進退兩難、

自古道冤家路兒窄、誰想太尉回來、不問別事、且先要到院中各處墻垣上看有無可疑踪跡、一徑走到後花園來、太尉擡起頭來、早已看見墻頭上有人、此

被見怕了

時任生在高處望下，認得是太尉內來，慌得無計可施，只得把身子伏在脊上，這叫得兒子掩面，只不就認得是他，卻藏不得身子，太尉是奸狡有餘的人，明曉得內院牆垣有甚事卻到得這上頭，畢竟連着閣門內的話，恐怕傳播開去，反為不雅，假意揚聲道這牆垣高峻，豈是人走得上去的，那上面有個人，必是甚邪祟憑附着他了，可尋梯子扶下來問他端的，左右從人應聲去掇張梯子，將任生一步步扶掖下地，任生明明聽得太尉方纔的說話，心生一計，將錯就錯，只做懵懂，不省人事的一般，任憑眾人扯扯拽拽

秪至太尉跟前太尉認一認而罷道兀的不是任君
用麼元何這等模樣必是着鬼了任生緊閉雙目只
不開言太尉叫去神樂觀裡請个法師來救解太尉
的威令誰敢稽遲不一刻法師已到太尉叫他把任
生看一看法師捏鬼道是个着邪的手裏使了劍口
裏嘮了幾句呪語噴了一口淨水道好了好了任生
果然睜開眼來道我如何却在這裡太尉道你方纔
怎的來任生謅出一段謊來道夜來獨坐書房恍惚
之中有五个錦衣花帽的將軍來說要隨他天宮裡
去抄寫甚麼小生疑他怪樣抵死不肯他叫從人扯

提騰空而起、小主慌忙吊住樹枝、口裡喊道、我是[illegible]
太尉爺館賓、你們不得無禮、那些小鬼見說出楊太
尉三字便放鬆了手、推跌下來、一時昏迷不省、不知
却在太尉面前、太尉幾時回來的、這里是那裏、傍邊
人道、你方纔被鬼迷在墻頭上伏着、是太尉教救下
來的、這里是後花園、太尉道、適間所言、還是何神怪
法師道、依他說來、是五通神道、見此獨居無伴作怪
求食的、今與小符一紙、貼在房中、再將些三牲酒菓
安一安神、自然平穩無事、太尉分付當直的、依言而
行、送了法師回去、任生扶在館中、將息、任生心裏道、

敦出邪字號一場兵兆早被瞞過了也任生因是盤
時琢喪過度了精神元是虛耗的做這被鬼迷了要
將息的名頭在館中調養了十來日終是少年易復
漸覺旺相進來見太尉稱謝道不是太尉請法師救
治此時不知怎生被神鬼所迷喪了殘生也不見得
太尉也自忻然道且喜得平安無事老夫與君用久
濶今又值君用病起安排幾品暢飲一番則个隨命
取酒共酌猜枚行令極其歡洽任生隨機應變曲意
奉承酒間任生故意說起遇鬼之事要探太尉心上
如何但提起太尉便道使君用獨居遇魅原是老夫

不是看實安慰任生心下也喜道、所做之事、點滴不漏了、只是衆美人幾時能勾再會、此生只好做夢罷了、書房靜夜、常是相思不歇、却見太尉不疑、放下了老大的鬼胎、不擔干繫、自道僥倖了、豈知太尉有心、從墻頭上見了任生、已瞧科了九分在肚裡、及到第五夫人房中、不想那條做軟梯的索子、自那夜取笑、將來堆在壁間、終日喧閙、已此忘了、一時不曾藏得過、被太尉看在眼裡、料道此物、正是接引人進來的東西了、即將如霞拷問、如霞吃苦不過、一一招出、太尉又各處查訪、從頭徹尾的事、無一不明白了、却只

毫不發覺出來。待那任生一如平昔。寧可加厚些。正是

腹中懷劍、　笑裡藏刀、
撩他虎口　怎得開交

一日太尉召任生喫酒。直引至內書房中。歡飲多時。喚兩个歌姬出來唱曲。輪番勸酒。任生見了歌姬。不覺想起內裡相交過的這幾位來。心事悒怏。只是吃酒。被灌得酩酊大醉。太尉起身走了進去。歌姬也齊時進來了。只留下任生。正在椅子上打盹。忽然四五个壯士。走到面前。不繇分說。將任生綑縛起來。任生

此時醉中不知好歹口裡胡言亂語沒个清頭早被衆人擡放一張臥榻上一个壯士拔出風也似一把快刀來任生此際正是

命如五鼓啣山月　身似三更油盡燈

看官你道若是要結果任生性命這也是太尉家慣做的事況且任生造下罪業不小除之亦不爲過何必將酒誘他在內室了然後動手元來不是殺他那處法實是希罕只見拏刀的壯士褪下任生腰褲將左手扯他的陽物出來右手颼的一刀割下隨即剔出雙腎任生昏夢之中叫聲阿呀痛極暈絕那壯士

即將神効止疼生肌的敷藥敷在傷處拔了任生綑縛緊閉房門而出這幾个壯士是誰乃是平日內裡所用閹工專與內相淨身的太尉怪任生淫汚了他的姬妾又平日喜歡他知趣着人不要徑自除他故此分付這些閹工把來閹割了因是閹割的見不得風故引入內裡密室之中古人所云下蠶室正是此意太尉又分付如法調治他不得傷命飲食之類務要加意任生疼得十死九生還虧調理有方得以不死明知太尉洞曉前事下此毒手忍氣吞聲沒處申訴且喜留得性命過了十來日勉強掙扎起來討些

湯來洗面但見下頦上微微幾莖髭鬚盡脫在盆內急取鏡來照時儼然成了一个太監之相看那小肚之下結起一个大疤這一條行淫之具已丟向東洋大海裡去了任生摸了一摸淚如雨下有詩為証

昔日花叢多快樂　今朝獨坐悶無聊　應
始知禍帶前衣食　也要生來有福消

任君引自被閹割之後楊太尉見了便帶笑容越加待得他殷勤寵性時時引他到內室中與妻妾雜坐宴飲要笑蓋為他身無此物不必顧忌正好把來做玩笑之具了起初瑤月築玉等人凡與他有一手者

時時說起舊情還十分憐念他却而今沒些得弄中看不中吃要來無幹任生對這些舊人道自太尉歸來我只道今生與你們永無相會之日了豈知今日時時可以相會却做了個無用之物空煞唾津可憐可憐自此任生十日到有九日在太尉內院希得出外又兼頦淨鬚雞太監嘴臉怕見熟人一發不敢到街上閒走不得往來得寄的方務德也有半年不見他面務德曾到太尉府中探問乃太尉分付過的盡說道他死了一日太尉帶了姬妾出游相國寺任生隨在裡頭偶然獨自走至大悲閣下恰恰與方務

德撞見務德看去模樣雖像任生却已臉皮改變又聞得有已死之說心裡躊躇不敢上前相認走了開去任生却認得是務德不差連忙呼道務德務德你為何不認我故人了務德方曉得真是任生走來相揖任生一見故友手握着手不覺嗚咽流淚務德問他許久不見及有甚傷心之事任生道小弟不才遭變一言難盡遂把前後始末之事細述一遍道一時狂興豈知受禍如此痛哭不止務德道你受用太過故折罰至此已成往事不必追悔今後只宜出來相尋同輩消遣過日任生道可復與友朋相見貪戀

餘生苟延旦夕罷了、務德大加嗟嘆而別、後來打聽任生鬱鬱不快、不久竟死于太尉府中、這是行淫的結果、方務德每見少年好色之人、即舉任君用之事以爲戒、看官聽說、那血氣未定後生們、固當謹慎、就是太尉雖然下這等毒手、畢竟心愛姬妾、被他弄過了、此亦是富貴人多蓄婦女之鑒、

堪笑纍垂一肉具、　喜者奪來怒削去
寄語少年漁色人、　大身勿受小身纍

又一詩笑楊太尉云

削去淫根淫已過、　尚留殘質共婆娑

譬如宮女尋菴尹

一味多情奈若何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五

錯調情賈母詈女　誤告狀孫郎得妻

詩曰

婦女輕自縊　就裏別貞淫
若非能審處　枉自命歸陰

話說婦人短見，往往没奈何了，便自輕[illegible]起

此事，惟婦人極多，然有死得有用的，有[illegible]

湖廣黃州蘄水縣有一個女子陳氏，年[illegible]與

周世文為妻，世文年紀更小似陳氏兩歲，未知房室

之事。其母馬氏，是個寡婦，却是好風月淫濫之人，先

與姦夫蔡鳳鳴私通，後來索性贅他入室，作做晚夫，

慾心未足還要喫一看二有個方外僧人性月善能養龜廣有春方也與他搭上了蔡鳳鳴正要學些抽添之法借些藥力幇襯並不喫醋撚酸反與僧人一路宣淫曉夜無度有那媳婦陳氏在面前歪動一來得眼二來也帶些羞慚要一網兜他在裏頭況且馬氏中年了那兩個姦夫見了少艾女子分外動火巴不得到一到手三人合伴百計來哄誘他陳氏只是不從婆婆馬氏怪他不肯學樣羞他道看你獨造了貞節牌坊不成先是毒罵漸加痛打蔡鳳鳴假意旁邊相勸便就捏捏撮撮撩撥他陳氏一頭受打一頭

口裏亂罵鳳鳴道，縣婆婆們打，不干你這野賊事，不要你來勸得婆婆道，不知好歹的賊貨，必要打你肯順隨了纔住，陳氏道擦得打死，決難從命，蔡鳳鳴越勢抱住道，乖乖，偏要你從命不捨得打你，馬氏也來相幫扯，褲拳腿蛋，要奸他，怎當得陳氏亂顛亂滾，兩個人用力，只好挑得他身子住，那裏有閒空湊得着道兒行房，原來世間強姦之說，元是說不通的，落得馬氏費壞了些氣力，恨毒不過，狠打了一場纔罷，陳氏受這一番作踐，氣忿不過，跑回到自己家裏，哭訴父親陳東陽，那陳東陽是個市井小人，不曉道理的，

女子以烈爲正此事詎可稱殺乎

不指望幇助女兒，反說道不該逆着婆婆，凡事隨順些，自不討打。陳氏曉得分理不清的，歪了轉來，一心只要自盡。家裏還有一个太婆，年紀八十五了，最是疼他的。陳氏對太婆道：媳婦做不得這樣狗彘的事，尋一條死路罷，不得伏侍你老人家了。却是我央不烈、烈、可、敬空死我，決來要兩个同去。可憐、、、、太婆道：我曉得你是个守志的女子，不肯跟他們狐做，却是人身難得，快不要起這念頭。陳氏主意已定，恐怕太婆老人家婆兒氣，又或者來防閑着他，假意道：既是太婆勸我，我只得且忍着過去。是夜在房竟自縊死，死得兩日，馬氏

罷問取湯漱牝正要上床與蔡鳳鳴快活忽然一陣冷風過處見陳氏拖出舌頭尺餘當面走來叫聲不好了媳婦來了驀然倒地叫喚不醒蔡鳳鳴看見嚇得魂不附體連夜逃走英山地方思要躲避不想心慌不擇路走脫了力次日發寒發熱日發譫語不上幾日也死了眼見得必是陳氏活拿了去此時是六月天氣起初陳氏死時衆人恨他不曾收殮今見顯報如此隣里喧傳爭到周家來看那陳氏停屍在低簷草屋中烈日炎蒸面色如生毫不變動說起他死得可憐無不垂淚又見惡姑姦夫俱死又無不拍手

稱快，有許多好事儒生，爲文的爲文、作傳的作傳，備了牲禮，多來祭奠，呈明上司，替他立起祠堂，後來察院采風，奏知　朝廷，建坊旌表爲烈婦。果應著馬氏獨造牌坊之讖，這个縊死可不是死得有用的了。

蓮花出水、不染泥淤、

均之一死、唾罵在姑、

湖廣又有承天府景陵縣一个人家，有姑嫂兩人，姑未嫁出，嫂也未成房，尚多是女子，共居一个小樓上，樓後有別家房屋一所，被火焚過，餘下一塊老大空地，積久爲人堆聚糞穢之場，因此樓牆後窗，直見街

女子官倩事就咤異才

道二女閑空就到窗邊看街上行人往來光景有降家一個學生朝夕在這街上經過貌甚齊秀二女年俱二八情慾已動見了多次未免妄想起來便兩相私語道這个標緻小官不知是那一家的若得與他同宿一晚死也甘心正說話間恰好有个賣糖的小厮喚做四兒敲着鑼在那里後頭走來姑嫂兩人多是與他賣糖厮熟的樓窗內把手一招四兒就挑着担走轉向前門來叫道姑娘們買糖姑嫂多走下樓來與他買了些糖便對他道我問你一句說話方才在你前頭走的小官是那一家的四兒道可是那坐

得齊整的麽、二女道正是四兒道這个是錢朝奉家哥子、二女道爲何日日在這條街上走來走去、四兒道他到學堂中去讀書、姑娘問他怎的、二女笑道、不怎的、我們看見問問着、四兒年紀雖小、到是點頭會意的人、曉得二女有些心動、便道姑娘喜歡這哥子我替你們傳情叫他來耍耍何如、二女有些羞縮多紅了臉、半晌方纔道你怎麽叫得他來、四兒道這哥子在書房中、我時常挑担去賣糖、極是熟的、他心性好不風月、說了兩位姑娘好情、他巴不得在裏頭的只是門前不好來得、却怎麽處、二女笑道只他肯來

甚合孩子若一[illegible]節過[illegible][illegible]花來

我自有處，四兒道，包骨，我去約得來，二女就在汗巾裏解下一串錢來，遞與四兒道，與你買菓子吃，煩你去約他一約，只叫他在後邊糞場上，走到樓窗下來，我們在樓上窗裏，撇下一个布兜兜他上來，就是四兒道，這等我去說與他知道了，討了回音，來復兩位姑娘，三个多是孩子家，不知甚麽利害，歡歡喜喜各自散去，四兒走到書房來尋錢小官，撞着他不在書房，不曾說得，走來回復，把鑼敲得響，二女即出來問，四兒便說未得見他的話，二女苦央他再去一番，千萬等个回信，四兒去了一會，又走來道，偏生今日他

不在書房中，待走到他家裏去，與他說，二女又千叮萬囑道，不可忘了，似此來去了兩番，對門有一個老兒姓程，年紀七十來歲，終日坐在門前一隻櫈上，朦朧着雙眼，看人往來，見那賣糖的四兒，在對門這家去了又來，頻敲糖鑼，那裏頭兩个女人，但是敲鑼，就走出來與他交頭接耳，想道，若只是買糖，一次便了，為何這等廝纏，裏頭必有緣故，跟着四兒到僻淨處，便一把扯住問道，對門這兩个女兒，托你做些甚麼私事，你實對我說了，我與你菓兒吃，四兒道，不做甚麼事，程老兒道，你不說，我只不放你，四兒道，老人家

是老人圓

終是閱歷世情熟透

了

休纏我、我自要去尋錢家小哥、程老兒道、想是他兩个與那小官有情、故此叫你去麼、四兒被纏不過、只得把實情說了、程老兒帶着笑說道、這等今夜若來、就成事了、四兒道、却不怎的、程老兒笑嘻嘻的扯着四兒道、好對你說、作成了我罷、四兒拍手大笑道、他是女兒家、喜歡他小官、要你老人家做甚麼、程老兒道、我老則老、興趣還高、我黑夜裏、坐在布兜內上去了、不怕他們推了我出來、那時臨老入花叢、我之願也、四兒道、這是我哄他兩个了、我做不得這事、程老兒道、你若依着我、我明日與你一件衣服穿、若不依

老的不死

我我上去對他家家王說了、還要拿你這小猴子去羅佈哩、四兒有些着忙了、道、老爹爹果有此意、只要重賞我、我便假說是錢小官送了你上樓罷、程老兒便伸手腰間錢袋內摸出一塊銀子來、約有一錢五六分重、遞與四兒道、你且先拿了這些須去、明日再與你衣服、四兒千歡萬喜、果然不到錢家去、竟謅一个謊走來回復二女、道、說與錢小官了、等天黑就來、二女喜之不勝、停當了布疋、等他一鬨春興、誰知程老兒老不識死、想要剪絡、四兒走來回了他話、他就獃獃等着、日晚、家裏人叫他進去吃晚飯、他回說我今

夜有夜宵主人、不來吃了、磕磕撞撞撞到糞塲邊來、走至樓窗下面、咳嗽一聲、時巳天黑、不辨色了、兩女聽得人声向窗外一看、但見黑魆魆一个人影、料道是那話來了、急把布來與人捏緊了一頭、放將中段下去、程老兒見布下來了、即兜在屁股上坐好、樓上見布中巳重、知是有人、扯將起去、那程老兒老年的人、身軀乾枯、苦不甚重、二女趁着與高同力一扯、扯到窗邊、正要伸手扶他入樓、火光照出窗外、却是一个白頭老人、吃了一驚、手臂索軟、布扯不牢、一个失手、程老兒早巳頭輕脚重跌下去了、二女慌忙把布

收進顫篤篤的牀了。體意、一場掃興、不在話下。次日程老兒家兒家主夜晚不回、又不知在那一家宿了、分頭去親眷家問、沒个踪跡。忽見糞場牆邊、一个人死在那裏、認着衣服、正是程翁。報至家裏、兒子每奔看着、不知其詳、只道是老人家脚蹉、自跌死了的、一齊哭着、扛擡回去、一面開喪入殮、家裏嚷做一堆。那賣糖的四兒還不曉得緣故、指望討夜來信息、希異衣服、幷幷走來、聽見裏面聲喧、進去看看、只見程翁見直挺挺的倘在板上、心裏明知是昨夜做出來的、不勝傷感、點頭嘆息、程家人看見了道、昨夜晚上替

吃晚飯時，正見主翁同這個小廝在那裡唧噥些甚麼，想是牽他到那處去，今日却死在牆邊，那廂又不是街路，死得蹺蹊，這小廝必定知情，衆人齊來一把拿住，道，你不實說，活活打死你纔住，四兒慌了，只得把昨日的事一一說了，道，我只曉得這些，從此以後去到那裡，怎麽死了，我實不知，程家兒子們聽了這話，道，雖是我家老子老沒志氣，牽頭是你，這條性命，斷送在你身上，干你不得，就把四兒縛住，送到官司告理，四兒到官，把首尾一十一五說了，事情干連着二女兒，不得出牌行提二女兒，說曉得要出醜了，虧

雙縊死樓上只為一時沒正經不曾做得一點事葬送了三條性命這个縊死可不是死得沒用的了

二美屬目　腌腌戀童
老翁夙孽　彼此兇終

小子而今說一个縊死的只因一弔到弔出許多妙事來正是

失馬未為禍　其間自有緣
不因俱錯認　怎得兩團圓

話說吳淞地方有一个小官人姓孫也是儒家子弟年方十七姿容甚美隔鄰三四家有一寡婦姓方嫁

與賈家、先年其夫亡故、止生得一个女兒、名喚閏娘、也是十七歲、貌美出群、只因家無男子、止是娘女兩個過活、顧得一个禿小厮使喚、無人少力、免不得出頭露面、隣舍家个个看見的、人人稱羨、孫小官自是讀書之人、又年紀相當、時時撞着、兩下眉來眼去、各自有心、只是方媽媽做人刁鑽、心性兇暴、不是好惹的人、拘管女兒、甚是嚴緊、日裡只在面前、未晚就收拾女兒到房裡去了、雖是賈閏娘有這个孫郎在肚裡、只好空自熱噯、孫小官恰像經布一般、不時往來他門前、只看得个眼熟、再無便處下手、幸喜得方媽

此等說自可念

媽見了孫小官、心裡也自愛他一分的、時常留他吃茶、與他閑話、笑做通家子弟、還得頻來走走、捉空與閏娘說得句把話、閏娘恐怕娘疑心、也不敢十分兜攬、似此多時、孫小官心痒難熬、沒個計策、一日賈閏娘穿了淡紅、掛子在窗前剌繡、孫小官走來、看見無人、便又把語言撩他、賈閏娘提防娘瞧着、只不答應、孫小官不離左右的、楚了好兩次、賈閏娘只怕露出破綻、輕輕的道、青天白日、只管人面前來晃做甚麼、孫小官聽得只得走了、去思量道、適間所言、甚為有意、敎我青天白日不要來晃、敢是要我夜晚些來、或

有个機會也不見得等到傍晚又走來賈家門首呆
呆立着見賈家門已閉了忽聽得呀的一響開將出
來孫小官未知是那个且畧把身子退後望把門開
處走出一个人來影影看去正是着淡紅掛子的孫
小官喜得了不得連忙尾來只見走入坑厠裡去了
孫小官也跳進去一把腰抱住道親親姐姐我被你想
殺了你叫我月裡不要來今已晚了你待怎生打發我
那个人啐了一口道小入娘賊你認做那個哩元來
不是賈閏娘是他母親方媽媽為晚了到坑厠上放
拾馬子因是女兒換下掛子在那里他就穿了出來

孫小官一心想着賈閏娘又見衣服是日裏的打扮娘女們身分必定有些厮像眼花撩亂認錯了直等聽得聲音方知是差訛打个失驚不要命的一道煙跑了去方媽媽吃了一場沒意思氣得顫抖抖的提了馬子回來想着道適才小猢猻的言語甚有蹺蹊必是女兒與他做下了有甚麽約會認錯了我故作此行徑不必說得一忿之氣走進房來對女兒道孫家小猢猻在外頭叫你你快出去賈閏娘不知一些清頭說道甚麽孫家李家却來叫我方媽媽道你這臭淫婦約他來的還要假撇清賈閏娘叫起屈來道那

里說起我姊姊坐在這里，却與誰有約來，把這等話兒汚我，方媽媽道方纔我走出去，那小胡猻急急赶來口口叫姐姐，不是認做了你這臭淫婦麼，做了這樣齷齪人，不如死了罷，賈閏娘沒口得分剖，大哭道，可不是冤殺我，我那知他這些事躰來，方媽媽道，你渾身是口，也洗不清，平日不調得慣，沒些事躰，他怎敢來動手動脚，方媽媽平日本是難相處的人，就碎聒得一个不了不休，賈閏娘欲待辨來，往常心裡本是有他的，虛心病，說不出强話，欲待不辨來，其實不曾與他有勾當，委是冤屈，思量一轉，淚如泉湧

道因此一番防範越嚴他走來也無面目這因緣料不能勾了兒我當不得這擦刮受不得這腌臢不如死了與他結个來生緣罷哭了半夜趁着方媽媽炒罵興闌精神疲倦昏昏熟睡輕輕床上起來將束腰的汗巾懸梁高弔正是

未得野鴛交頸　且做羚羊挂角

且說方媽媽一覺睡醒天已大明口裡還咋咋叨叨說昨夜的事帶着罵道只會引老公招漢子這時候還不起來挺着屍做甚麽一頭碎聒一頭穿衣服靜悄悄不見有人聲響嚷道索性不見則聲還嫌我滋

娘的多嘴哩，便氣着氣蠱跳下床來，擡頭一看，正見女兒挂着，好似打鞦韆的模樣，叫聲不好了，連忙解了下來，早已滿口白沫，鼻下無氣了，方媽媽又驚又苦又懊悔，一面抱來放倒在床上，搥胸跌脚的哭起來，哭了一會，狠的一聲道，這多是孫家那小入娘賊害了他性命，更待干罷，必要尋他來抵償，出這口氣，又想道，若是小入娘賊得知了這个消息，必定躲過，我且趂着未張揚時，去賺得他來，留住了，當官告他，不怕他飛到天外去，忙叫禿小厮來，不與他說明，只教去請孫小官來講話，孫小官正想着昨夜之事，好生

沒意思鬧知方媽媽請他一發心裏縮縮朒朒起來道怎到反來請我敢怕要發作我麽却又是平日往來的不好推辭得只得含着些羞慚之色隨着禿小厮來到見了方媽媽方媽媽撮起笑容來道小哥夜來好於撞敢是認做我小女麽孫小官面孔通紅半晌不敢荅應方媽媽道吾家與你家門當戶對你若喜歡着我女兒只消明對我說一綵爲定便可成事何必做那鼠竊狗偷沒道理的勾當孫小官聽了這一片好言不知是詐喜之不勝道多蒙媽媽厚情待小子去備些薄意央个媒人來說方媽媽道這个且

從容我旣以口許了你你且進房來與小女相會一
相會再去央媒也未遲孫小官正像尼姑菴裡賣卵
袋巴不得要的歡天喜地隨了方媽媽進去方媽媽
到得房門邊推他一把道在這裡頭你自進去孫小
官月月失失蹺脚進了房方媽媽隨把房門拽上了
鎖的一聲下了鎖嘴着板障大聲罵道孫家小猢猻
聽着你害我女兒死了今挺屍在床上交付你看
守着我到官去告你因奸致死看你活得成活不成
孫小官初時見關了門正有些慌忙道不知何意及
聽得這些說話方曉得是方媽媽因女兒死了賺他

来討命、看那床上、果有个死人僵着、老大驚惶、却是門兒已鎖、要出去又無別路、在裏頭哀告道、媽媽是我不是、且不要經官、放我出來再商量着、門外悄沒人應、元來方媽媽叫禿小厮跟着、已去告訴了地方、到縣間遞狀去了、孫小官自是小小年紀、不曾驚過甚麼事、躰見了這个光景、豈不慌忙、思量道弄出這人命事來、非同小可、我這番定是死了、嘆口氣道、就死也罷、只是我雖承奶奶顧盼好情、不曾沾得半分實味、今却爲我而死、我免不得一死償他無端的兩條性命、可不是前緣前世欠下的業債麼、看着賈閏

悲爲情

此尚可而此時之想亦奇

娘花歲，不覺傷心大哭道，我的姐姐，昨日還是活潑潑與我說話的，怎今日就是這樣了，却害着我，正傷感間，一眼覷那賈閏娘時，

雙眸雖閉，一貌猶生，嫋嫋腰肢，如不舞的迎風楊柳，亭亭體態，像不動的出水芙蕖，宛然美女獨眠時，只少才郎同伴宿，

孫小官見賈閏娘顏面如生，可憐可愛，將自己的臉偎着他臉上，又把口鳴嘬一番，將手去摸摸肌膚身軀，還是和軟的，不覺興動起來，心裏想道，生前不曾沾着滋味，今旁無一人，落得任我所爲，我且解他的

衣服開來，雖是死的，也弄他一下，還此心願，不枉把性命賠他。就揭開了外邊衫子與裙子，把褲子解了帶扭，褪將下來，露出雪白也似兩腿，看那牝處，尚自光潔無毛，真是

陰溝渥丹，火齊欲吐。

兩腿中間，兀自氣騰騰的。孫小官按不住慾心如火，騰的跳上身去，分開兩股，將鐵一般硬的玉莖，對著牝門，用些唾津潤了，弄將進去，抽拽起來，嘴對著嘴，恣意親咂。只見賈閏娘口鼻中漸漸有些氣息，喉中咯咯聲響，元來起初放下時，被汗巾勒住了氣，一時

不得回轉心頭溫和原不曾央方媽媽性子不好一
看見死了就耐不得只思報仇害人一下子奔了出
去不曾仔細解救令得孫小官在身軀上騰那氣便
活動口鼻之間又接着眞陽之氣漸漸的甦醒轉來
孫小官見有些奇異反驚得不敢胡動跳下身來忙
把賈閏娘款款扶起閏娘得這一起胸口痰落忽地
叫聲哎呀早把雙眼朦朧閃開看見是孫小官扶着
他便道我莫不是夢裡麼孫小官道姐姐你臉些害
殺我也閏娘道我媽媽在那裡了你到得這里孫小（逗閏要緊）
官道你家媽媽道你死了叫我到此反鎖着門當官

真天假之緣近

害我去了，不想姐姐却得重醒轉來，而今媽媽來來房門又鎖得好好的，可不是天叫我兩个成就好事了。閨娘道，昨夜受媽媽炒聒不過，捺着性命，誰知今日重活，又得凡哥哥在此，只當另是一世人了。孫小官抱住，要雲雨，閨娘羞阻道，媽媽昨日投些事躲，當且百般醜罵，若今日知道與哥哥有些甚麼，一發了不得。孫小官道，這是你媽媽自家請我上門的，須怪不得別人，況且姐姐你適纔未醒之時，我已先做過點點事了，而今不必推掉得。閨娘見說，肯看身軀，道纔覺得裙袴俱開，陰中生楚，已知着了他手，忍不得

是心愛的人，有何不情愿，只算任憑他雜弄。孫小官重整旗槍，兩下交戰起來。

一個朦朧初醒，一个熱鬧重興。烈火乾柴，正是相逢對手；疾風暴雨，還饒未慣嬌姿。不怕隔垣聽，喜的是房門靜閉。何須牽線，緣合妙在那覿面成交。兩意濃時，好似渴中新得水；一番樂處，真為死去再還魂。

兩人無拘無管，盡情盡意，樂了一番。閏娘道：你道媽媽回家來見了，却怎麽？孫小官道：我兩人已成了事，你媽媽來家，推也推我不出去，憑他怎麼講，叫他[illegible]

畢竟

著你我在這裡的兩人情投意合憐愛無盡也只講媽媽就來誰知到了天晚還不見囘閨娘自在房裡取著火種到廚房中做飯與孫小官吃孫小官也幫著相幫動手已宛然似夫妻一般至晚媽媽竟不來（妙甚）家兩人索性放開肚腸一床一臥相偎相抱睡了自不見有這樣湊趣幫襯的事那怕方媽媽住在外邊過了年回來這廂不題且說方媽媽這日哄著孫小官鎖禁在房了一徑到縣前來叫屈縣官喚進審問方媽媽只訴因奸致死人命事情縣官不信道你們吳中風俗不好婦女才潑必是你女兒病死了想要

衙門人皆兩人之恩人也

圖賴隣里的、方媽媽說女兒不從繼父奸夫現獲在家、只求差人押小婦人到家便可扭來登堂究問、如有虛誑、情愿受罪、縣官見他說得的確、就叫个吏典將紙筆責了口詞、准發該房出牌行拘、方媽媽終是个女流、被衙門中刁難、要長要短的、許得不耐煩、纔與他差得个差人出來、差人又一時不肯起身、廝纏着要錢、羈絆住身子、轉眼已是兩三日、方得同了差人來到自家門首、方媽媽心裏道、不誆一出門、擔閣了這些時、那小猢猻不要說急死、餓也該餓得零丁了、先請公差到堂屋裡坐下、一面將了鑰匙去開房

門只聽得裡邊笑語聲響，心下疑惑道：「這小猢猻在裡頭卻和那个說話？」忙開進去，擡眼看時，只見兩个人並肩而坐，正在那裡知心知意的商量。方媽媽驚得把雙眼一擦，看着女兒道：「你幾時又活了？」孫小官笑道：「多承把一个死令愛交我相伴，而今我設法一个活令愛還了，這个人是我的了。」方媽媽呆了半晌，開口不得，思量沒收場，只得㧖出作直，說道：「誰叫你私下通奸？我已告在官了。」孫小官道：「我不曾通奸，是你鎖我在房裡的，當官我也不怕。」方媽媽正有些沒擺佈處，心下躊躇，早有了支分。公差外邊公差尋集

燥道怎麼進去不出來了，打發我們回復官人去，方媽媽只得走出來，把實情告訴公差道，起初小女實是縊死了，故此告這狀，不想小女仍復得活，而今怎生去回得官人便好，公差變起臉來道，偌大的天潑你擬出擬入的人命重情告了狀，又說是不死，你家老子做官，也說不通，誰教你告這樣謊狀，方媽媽道人命不實，姦情是真，我也不為虛情，有煩替我帶人到官，我自會說，就把孫小官交付與公差，孫小官[illegible]我須不是自家走來的，況且人又不曾死，不犯甚[illegible]事，要我到官何干，公差道，這不是這樣說，你牌上[illegible]

名有理沒理你自見官分辯不干我們事我們來一番須與我們差使錢去孫小官道我身子被這裡媽媽鎖住餓了幾日而今捱得見官那裡有使用但憑媽媽怎樣罷了當下方媽媽反輸一帖只得安排酒飯欵待了公差公差還要逮閏娘帶去方媽媽求免女兒出官公差道起初說是死的也少不得要相驗屍首而今是个活的怎好不見得官賈閏娘聞知說道果要出醜我不如仍舊縊死了罷方媽媽沒奈何苦苦央及公差公差做好做歉了一番又送了東西公差方肯住手只帶了孫小官同原告方媽媽到官

回復縣官先叫方媽媽問道你且說女兒怎麼死的方媽媽因是女兒不曾死頭一句就不好答應只得說爺爺女兒其實不曾死縣官道不死怎生就告人因奸致死方媽媽道起初告狀時節是死的爺爺准得狀回去不想又活了縣官道有這樣胡說原說吳下婦人不多是一派虛情人不曾死就告人命好打方媽媽道人雖不死奸情實是有的小婦人現獲正身在此縣官就叫孫小官上去問道方氏告你奸情是怎麼說孫小官道小人委實不曾有奸縣官道你方纔是那里拿出來的孫小官道在賈家房裡縣

官道可知是行姦被獲了孫小官道小人是方氏騙去鎖在房裡非小人自去的如何是小人行奸嚇官又問方媽媽道你如何騙他到家方媽媽道他與小婦人女兒有奸小婦人知道了罵了女兒一場女兒當夜縊死所以小婦人哄他到家鎖住了特來告狀及至小婦人到得家裡不想女兒已活雙雙的住在房裡了幾日這姦情一發不消說起了孫小官道小人與賈家女兒隣居自幼相識原不曾有一些甚麼事不知方氏與女兒有何話說却致女兒上吊道是女兒死了把小人哄到家裡一把鎖鎖住小人並不

妙語可聽

知其蹊蹺及至小人慌了看看女兒屍首時女兒忽然睜開雙目依然活在床上此時小人出來又出來不得便做小人是柳下惠魯男子時也只索同這女兒住在裡頭了不詎一住就是兩三日却來拿小人到官這不是小人自家走進去住在裡頭的須怪小人不得望爺爺詳情縣官見說了笑將起來道這說的是真話只是女兒今雖不死起初自縊必有隱情孫小官道這是他娘女自有相爭小人却不知道縣官叫方氏起來問道且說你女兒為何自縊方媽媽道方纔說過是與孫某有姦了縣官道怎見得他有姦

拏姦要雙你曾拏得他着麽方媽媽道他把小婦人認做了女兒起來把言語調戲所以疑心他有姦縣官笑道疑心有姤怎麽笑得奸以前反未必有這事是你疑錯了以後再活轉來同住這兩日夜這就不可知却是你自鎖他在房裏成就他的此莫非是他的姻緣了况已死得活世所罕有當是天意我看這孩子儀容可觀說話伶俐你把女兒嫁了他這些多不消饒舌了方媽媽道小婦人原與他無仇只爲女兒死了思量没處出這口氣要擺佈他今女兒不死小婦人已自悔多告了這狀了只憑爺爺主張縣官

大笑道、你若不出來告狀、女兒與女婿怎能勾先相會、這兩三日、遂援筆判道、

孫郎賈女、貌若年當、疑奸非奸、認死不死、欲繫其鑽穴之身、反遂夫同衾之樂、似有天意、非屬人爲、宜效綢繆、以消怨曠、

判畢、令吏典讀與方媽媽孫小官聽了、俱各喜歡、兩兩拜謝而出、孫小官就去擇日行禮、與賈閏娘配爲夫婦、這段姻緣分明在這一吊上成的、有詩爲証

姻緣分定不須忙、自有天公作主張、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五終